

後村先生大全集

|     |
|-----|
| 928 |
| 7   |
| 34  |

三四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百三十六

祭文

方武成

嗚呼寶謨之喪萬里遺訃君棄其孥跣足不屨既疥  
遂疔尚宿葬處我勸君歸深山風露君殊自彊手畢  
壙戶疾返苦醫庸藥誤首投承氣暴下如注田使  
煮葎利止熱去又易浙醫奄至大故惟君之病我知  
其緒伏于奔喪發于作墓嗚呼哀哉君之雋敏鮮有  
儔比寶謨謂我兒學于爾我謝不敏君進未止虛空  
幻成平地突起曾幾何時欲摩余壘天奪乃翁尚有



吾子今也復天萬事已矣遺言琅琅託我以死門前  
賓客昔多如市身後人情今薄如紙覆此一觴老淚  
翻水嗚呼哀哉

方氏表弟代作

嗚呼吾念伯姊歸汝季女不腆齋裝散如風雨吾謂  
吾女必敬無違冀汝老成身修家肥汝復何為以鴆  
為餌母愁妻泣汝弗改嗜腸腐色敗亦更數醫銖劑  
石酒良術莫施嗚呼伯姊何罪季女何負門戶奚寄  
兒女誰撫汝之二親併汝三喪卒哭之內當卜窆藏  
兒大從師女長擇配猶有鬼神此語可質吾老多感

逆境臨之覆此一觴汝寧不知嗚呼哀哉

又掩坎

嗚呼公忤某人時方盛年因某廢公廟堂之權某貴  
須臾浮雲飛煙公先某死則有數焉廢公者人死公  
者天公固達者含笑入泉曩營西埔蒞識儼然日吉  
時良歸于新阡嗚呼悲夫往公無恙賓客滿堂一客  
不至公不酌觴今日原頭拊事淒涼送車蕭疎悲風  
白揚公昔非存公今非亡彼則媮矣于公何傷我懷  
生平耿耿不忘白髮編衣哭聲最長嗚呼哀哉

李蘄州

嗚呼蘄黃之禍尚忍言哉虜掃其衆哭然而來君方  
戍新蓋已屬疾扶病登陴蒙犯矢石衆欲潰去君守  
愈堅弓盡鼓竭握拳誓天孤城可隳大節不毀朝服  
罵賊設笑即死嗚呼有國家者尤寶忠臣歷攷載籍  
代不數人武夫麤暴文史縮瑟平居掉舌臨難屈膝  
惟君所學厥有師承綱常之理講貫素明闔門狗義  
甘如飴蜜國人相弔行路涕出嗚呼阿世之學或以  
取封君老不合轅固申公棄郡之責無過少貶君死  
不去張巡許遠充志與氣人之所難全名與節天之  
所慳没于牖下滔滔皆是孰史有傳孰廟有諡嗚呼

哀哉士失砥柱國亡金城臨風一哀非為交情聞君  
有子天意可見堂堂如生歆此菲薦嗚呼哀哉

趙縣丞

嗚呼自君移疾僕輩私憂朝傳甚危暮說已瘳步武  
漸輕判押亦好醫來諭我君將謁告及茲再病同列  
罔知欲往候君君居房帷中漸入視不可為矣躊躇  
不瞑若待猶子細君在疾賢嗣未來鄉路渺然行路  
共哀僚友之情譬之昆弟所愧力薄莫相後事編衣  
相率哭君寢門將此掬淚袒于九原嗚呼哀哉

李尚書

鳴呼公積三十年威望而後出當重任轅門初建諸將震聳檄書一出中原響動其事偉矣然而兵少備衆財狹費闕外叢難梗內關調燮方開其首識者固慮其尾矣嗚呼士辛虜弱奮髯裂袂皆當其鋒銳遏之莫止及既衰竭鼓之弗起叫呼者禁虛驕者餒公方席藁自貶詞義堅白握拳誓衆忠憤激發悵時賢之莫助援先民以自擬可謂天下之卓識人臣之盛軌矣嗚呼宴安者鴆毒也敵國者外懼也自公與虜對壘習卒于鬪而將帥出矣習士于險而人才見矣虜歲入滌楚告捷也豐濠堅守也靳黃無恙也彼之責

婿與尸授首矣山東之偽守若金魚貫而縛矣夫兵有利鈍慮有得失古之論者必參攷也若乃置利而責鈍掩得而疵失則自管樂以下其得為全人者無幾矣何獨于公然哉嗚呼初誤泗上未警宣化彼婿媚公者籍口未已中渡之役豈公實使患則公當釁匪公啟疆歸壘出人享其利鉦動輦震公受其誡是固可痛矣古之人有訟鮑宣者有捄房瑄者今也身任清議而清議不能神公之屈力援名流而名流不能辨公之毀蓋有背惠以市進和聲而助者矣不亦可痛之甚者乎雖然國家南渡百年士大夫皆以

為非和無以立國至公遂破其論異日秉史筆者書  
口絕帶自立由李公始嗟夫斯亦足矣嗚呼公之晚  
節浮湛寓里霜顛雪領闔扉隱几我來剝啄公尚倒  
屣別去幾日遠計入耳蒼生之望竟絕于此我賤且  
憇公視猶子豈無忤觸人愠公喜偷生視景莫從公  
死南歸哭公僑寄客邸尊鯽之奠弗能具禮有香一  
鉢酌以澗水公茹其誠不吐其菲嗚呼哀哉

王夔漕中甫

嗚呼虜窺宣化黑幟如蟻昇人夜驚縛箴濟矣羽書  
蠟彈來如激矢嗟我與我一夕九起江風刮面淮雪

裂指調發處分頃刻千紙設股防隘募士斫壘我方  
撓怯對食忘七公餘閒暇削脯行醴及大戒嚴挺旗  
送喜公戌漢江我屏田里獄嗣甫期公使夔子青袍  
如故公已龜紫書來訪舊清言疊疊昨逢峽舟手題  
牘尾公健我哀痛牽腰趾蜀丹甚靈叩竹尤美多病  
所須惟此而已公沒歲餘貧闕奠誄一朝二物西來  
萬里發書長慟公止于此悲夫十載而上毫分髮理  
三邊之事日擊身履人怠我奮人動我止其材精練  
其器瑰偉竟復奚為激電逝水嗚呼往哭立可二孫  
稚齒後哭次魏惟孤女耳公有英嗣珠朗玉峙方彼

一人公為不死同時幕府零落無幾矣詞洩哀公其  
歎只嗚呼哀哉

亡室

嗚呼君之靜專冲澹傳之於家溫良慈恕得之于天  
為婦而孝為妻為母而賢余世之齟齬偶與  
周旋北冒兵鋒南驚瘴煙離江觸石松灘覆船蓋艱  
難險阻悲憂恐怖余不能不動于詞色者君處之而  
恬然迨記平生嘉話善言余之疾痛以君為箴砭余  
之褊急以君為韋絃悲夫白首同歸余與君之願也  
三十九而天四十二而鰥尚忍言之悲夫伊人何辜

異疾纒躓卑詞婉氣而使之語蹇規行矩步而使之  
足孿余獨怪夫悍且健者之不病又竊見乎仁且病  
者之雖廢而久全夫何一旦奄隨逝川悲夫如君至惟  
世所罕見余之先君君之聖善宰木已拱君每追憶  
必欷歔而涕漣迨乎屬續氣息如縷尚於姑與父致  
其惓惓君之息十有矣猶執手投淚不忍訣者得非  
以其羸弱而可憐悲夫人生危脆忽如埃烟余奉母  
于高堂君從舅于九原截一身之半體抱千古之永  
寃余久倦遊從茲歸田願慈君之息至沒身而愈篤  
藏君之索待子婦而後傳營家山之一丘築精舍之

數椽生當讀書種樹于其間歿當尋同穴之盟焉悲夫百齡同盡誰後誰先誓留面目見君黃泉嗚呼痛哉

又喪歸

舍暫殯蕭寺寄叢是二說者未敢鼻酸君之愛子日吉時良護柩還里嗚呼吾妻死別吾子生難悲夫奈何天實為之先人故廬有圃與池君其往哉以需余歸

又還里

嗚呼他日我歸鵲噪荆扉君與兒女笑語牽衣今日

我歸室虛無人君兒其麻君榻凝塵料檢中笥皆君手蹟按行井臼皆君區畫窮民有四鰥居其首况憂損人懼不能久君既長夜我亦中年昔慕伯鸞今師幼安為兒覓婦為君築阡然後飾巾以俟命焉嗚呼哀哉

又掩坎

子有慈父又有老姑愛憐其子賓友其夫云何屬疾有寢無寤人世一暖夜臺千古壙室燥溫萬金難求謂善無報視此一坏古人有言死則同穴嗟余與子暫睽終合籲寃徹天滴淚入泉寫哀一觴抱痛百年



嗚呼哀哉

陳北山

惟古聖賢百行兼該精者為德粗者為材嗟後之人  
質偏器小傑材既稀全德尤少惟古文章六經具垂  
言亦曰修辭嗟後之儒外文求理理既茫昧

少參張呂歸于朱氏性命之大事物之細

負其魁磊進輒不容退無寸柄為世所宗以德用材  
無跡可議以理貫文不斷而粹華軒非泰陋巷非懼  
朝野偉人東南大儒平生論著皆有微旨扶聖之脉  
探經之髓發舒其華培溉其根鯨掣虎嘯風濤吐吞

三十年間碑無他人孰如公多嗜舊湘零賴有公在

西風 豈板溢出人獲一字價重金璧卑陶九德

孔門四科海內悲慨 昔先君子與君同盟

愚幼無 流傳達公為啟玉齒每云今世

獨步惟子 終日病瘡公書求勸

姑飲勿吟求焚筆研 佩公良箴

匪日善謔我歸後村公葬墨 豈

道遠莫齋顧瞻墓陵獻誄與輓哀雖如新禮則

嗚呼哀哉

外舅林寶章

惟公禀天地之冲和踐聖賢之中庸靡煩矯揉而與  
 道合不立標的而為物宗完觀平生出處雍容來知  
 鴻祿豈必厚位不  
 待穹二頃之田

臺閣之顯融追皇

應酬世紛杯酒非酣幅巾非

所賞好嗟乎斯人奄忽九京空懷

積疑無復細評古人千里素車白馬我足如縶我淚  
 如瀉嗚呼哀哉

陳師復寺丞

嗚呼律已伯夷之清待人太邱之廣臨民子產之

立朝汲黯之戇若不能言而盡該貫古今

之義 不勝衣而有負荷天下之力量

拂袖歸來朝野想 踐聖賢之矩矱化州

邑以廉讓訓子弟於家庭聚 孝于里巷

有通體之誠實無一毫之矯妄有終

之戰兢無跬步之怠放因善類以為宗主學者以為

師皆謂其享彭聃之高年踵韓呂之世相夫何一夕

微得恙方親朋之來問覺神

氣之猶王曰大丈夫臨危噤口事之莫吐安能與兒  
女啣嗟涕泣于 土 斯人宏毅

忠臣忠壯嗜道義如膾炙輕榮利如糞

過菜羹脫粟味腥儒之樂深衣大帶

胡伯園尚書

嗚呼本朝人物多出江鄉廬陵一州魁傑相望前歐  
後胡骨朽石香公與少公蚤相頡頏故家文獻中朝

典常並奏填虎互為宮商里人皆曰澹庵不亡三十  
年間更迭翔虎節麟符台斗文昌國有喬木民有  
甘棠世人皆曰忠簡有光嗚呼諸公逢辰樂飲滿堂  
公來何晚鬚鬢如霜憂時懇切望古慨慷當世人物  
高下短長氣力所噓衡尺所量眾不敢援橫身主張  
上或未知極口薦揚天下桃李多出門牆使公盡用  
必扶忠良公道必開公勢必強奈何一夕騎箕帝傍  
嗚呼昔我尚少從公南昌厥後追隨于昇于湘公不相  
吏吹笙鼓簧我官建溪飛語中傷眾競闖弓公以身當  
流涕止之納矢于房晚觸禍機無地退藏公語諸公弱

羽已瘡禹錫有親朱雲素狂幸小寬之禪謀稻梁汲  
引一念至死不忘嗚呼天將否我絕其津梁追憶平  
生驚呼熱腸在昔先民匆匆赴喪我有鞠淚欲灑惟  
床紅巾滿山道梗歲荒莫以曷日冢于何岡日往月  
邁萼鮒莫將避謗謹語又闕輓章負誼辜恩心析涕  
滂西望長號姑覆一觴此身未隕此願或償嗚呼哀  
哉

祭周淳仁文

嗚呼始聞君貶彈指失驚相去萬里不知罪名後聞  
君訃返袂涕流亦罔知君委蛇之由嗚呼哀哉昔有

二士太白子昂拔起詞林虎躍龍翔一覽園土一謫  
夜郎千載而下猶為感傷若夫不為永王所污而受  
嶺海之竄非有射洪之富而為獄吏所戕酷哉此冤  
貫予彼蒼我攜道墨白之玉堂相與經畫致君之喪  
朋友之誼莫施毫芒俟君返骨當相竄藏嗚呼哀哉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三十六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三十七

祭文

真西山

嗚乎四科九德自昔難并人得一偏公集大成穿鑿  
之學畔師離經公獨純正南軒考亭纂組之文練薄  
縑輕公獨雄渾眉山廬陵蚤歲來儀朝陽屢鳴元城  
了翁公之直聲中年袖手俟時之清君實晦叔公之  
重名白首還朝化瑟初更吾君前席久不見生吾相  
開閣虛左起迎執筆玉堂開卷通英三月初吉始畢  
文衡將授以政撰日告遲乃於此時諗疾

寧

安否一國笑顰帝有恩言寬慮尚神衆願有  
廖起而經綸奈何蒼天奪此偉人下孤輿望上惻聖  
情國有議論誰為將明民有利害誰為罷行吾黨之  
士誰為統盟後來之俊誰為作興意者世道消長相  
乘復疑天意未欲治平烏乎萬世之標千載之英今  
其已矣行路嗟驚况侍班聯久親典刑相率一哀心  
折涕零烏乎哀哉

人路祭

烏乎先生傷疾聞者齋嗟上對近臣玉色不怡丞相  
移書千里  
醫下至閭巷婦女童兒皆曰哲

人心介壽祺云何一夕去而騎其在昔范公方古禹  
夔晚登政府不至冢司學者至今致恨於斯然其謨  
畫畧已設施先生視彼則尤可悲平生修為未試刀  
圭謂天無意斯文在茲謂天有意一老不遺太平之  
望竟復何時禮樂之興百年誰待烏乎昔者之來大  
帶深衣都人聚觀公歸何遲今者之還丹旒素惟都  
人相弔公去安之矧二三子久從吾師要經執紼於  
禮則宜屬畏簡書僅至江涯酒覆一觴慟哭以解哀  
哉

又墓祭

又墓祭

久屯及上親政起公於閩載秉事樞方倚經綸正邪  
 之辨理亂之分公每入告上亦下詢狂狷南吠其聲  
 信信受公斧鉞指揮三軍太乙臨吳事會方新妖星  
 隕營壯圖莫神烏乎哀哉長樂之陳建安之真與公  
 相踵被髮騎麟歲行甫周奪三良臣當寧輟朝行路  
 悲辛而况吾徒道合情親吉人之辭其可復聞德人  
 之容再面無因寢門一哀有淚盈巾烏乎哀哉

鄭子敬左司

烏乎火氏之學我聞八年公更倍之閉閣蕭然我已  
 惰荒公方精專聚書如山手自校研汲冢魯壁刪後

畫前上考洙泗閩洛之傳左馬下接巽巖續編義理  
 精微事物本原治亂消長典章革沿鉤索鈔纂網羅  
 貫穿曾有五車手無寸權卷而懷之北陌東阡我雖  
 空空大節俱全執鞭屬橐與公周旋始俱紅顏俄各  
 華顛晚遇端平相繼招延我滯冷局公稍進遷遂椽  
 省闈靡勤不宣議挈經維奮起綿沉議去冗壺伸縮  
 痺掌議抑僥倖杜絕板緣衆方信信公獨惓惓或摘  
 公語前有穿淵公笑而答成功則天去國匆匆如箭  
 離絃出東華門呼西興船寄家蕭寺禪榻茗烟明年  
 我逐歸相後先公往牧漳我來刺袁一眷濶踈驛路

三千徒介未達聞公已僂驚呼失嚴膈熱涕漣烏乎  
昔在元樞光輔慶元公其滴嗣瑤藏家擅庭無宮刑  
室無妹妍原明公休未知孰賢肯在端平名重淳乾  
公其外孫盡讀架籤所承文獻所漸淵源茶山東萊  
則其匹焉不秉史筆不侍講筵不為給諫命有所懸  
世運艱虞慙人屯遭逝者奚憾生者自憐他日我歸  
水涯山巔誰借異書誰續微言有感誰祛有瑕誰鑄  
迅哉雷電邈然山川白馬之拳手宮吉原梧楸老矣  
稚竹可椽祖者幾人素車翩翩嗟我不羽安能飛翔  
覆酒奠芻滴淚入泉烏乎哀哉

張敏則都丞

烏乎開禧合而儵離端平入而驟出首調亭於學禁  
亦諫止於邊隙名蚤退而愈重節後凋而不詘雖里  
巷之屏處尚國人之矜式與其少而橫金孰若晚而  
全璧慨舊人之無多幸故老之遺一謂方介於眉壽  
乃不起於瘍疾渺世道其誰待恍神理之難詰烏乎  
自我來袁朝夕親矣我有積疑過楊旌之宅公無一  
事至言偃之室論多同而少異情每見而加密憶開  
酒樽且餞召駟我拜手而起賀公深顰而太息曰時  
事如此吾年如此乃先賢飾巾之時古人祈死之日



烏乎言猶在耳追記歷歷幾日不見遂至此極寢門一  
酌感慨填臆既深為州里哀又重為朝廷惜也嗚呼  
哀哉

余子壽尚書

嗚呼早客聞幕方議進取嗟我與公扣閤四五流涕  
諸侯根立勢舉衆指而笑兩生不武晚祿省闈值建  
督府聯名駁議倏畫縷數曰此虛刑不可制虜衆詳  
且怒二臣實沮厥後諸事畧如前語鋒挫泗城局結  
溢浦二十餘年議論出處雖異形骸實同肺腑公文  
顯融我獨齟齬端平之元徵至所在於朝孤立惟公

相予昔難今合歲月如許其合幾何僅一欣泰公先  
我後散如風雨時事益急潰決莫禦意公復用收拾  
補苴西風吹訃老懷悽楚我嘗許公金振玉吐王謝  
復生例授之塵及乎臨事精練勤苦誰其侶之彷彿  
陶庚竟復奚為齋志千古士無統盟國無謀主欲往  
哭公身縻郡組覆此一觴公來啜否

於元暉給事

於乎當史氏之盛時公已久於班列彼煦沫而相親  
此掩鼻而舒潔值聖化之更張開言路之箝結果劣  
冠而舒翹亦鯁論之劇切鍼時弊之膏肓諫兵事於

茅蘄曰始謀之輕銳恐後患之清裂俄草制於掖垣  
耻鞶帶之為悅寢板廼之馳封沮戒碗之旄鉞暨批  
敕於銀臺益砥礪於名節嘗剽聞其一二非倚據於  
瑣屑其尤大者繫於善類難合之機世道消長之決  
謂事樞之登秉忽國棟之摧折上動容而震悼士  
反袂而悽咽况平生親友及每懷抱之傾竭憶撲被  
而去國尚載酒而餞別感志念之綢繆味談諧之奇  
絕屬留落於江鄉寢濶疏於京淞覽近書之墨濕聆  
新計而腸熱時方極於艱虞天遽奪於賢哲嗟寶  
鑑之云亡懼金甌之遂缺入里門而長慟滄泉臺之

亦訣真英爽之來臨歎故人之薄歎烏乎哀哉

南塘趙尚書

烏乎紹熙之相用公不勇竟令天僊請墮濁凡端平  
之相勇於用公掌制持橐不出歲中時議出師稍拓  
故地公實苦爭疏一箴二諫墨猶濕師潰弗支朝野  
太息謂公著龜相公客逐公從婺至自結明主尤厚  
新揆諸生惓惓欲拯危機更詛迭論去佞格非公獨  
愀然云此無益大後一封讀者喑喑向也鳳兮覽德  
之輝今也鳳兮何德之衰在昔謝公語未嘗謬偶然  
一差白雞告咎公之奏篇與訃俱傳夷考平生素論

豈然衆譁而指日月之食公笑而受春秋之責公有  
溢美人所未知安得南薰為公書之世論刻深幾於  
文致我諒公心涕唾榮利少於先儒蓋多難擬晚於  
時賢不苟和隨咸韶文章玉雪標度百年以來江表  
獨步長江萬里老栢千尋枝樛派曲未害高深公於  
西山若有遺憾交道方媮我則不敢烏乎哀哉

菊坡崔丞相

烏乎昔椽儀真公為楊師白事玉帳一見賞異每云  
近歲人物稀疎吾得二士子華潛夫厥後子華以功  
名顯我方困讒跋扈連蹇端平之初稍進在廷公拜

東府謂且班迎公不果來我亦遂去聞宣黃麻延登  
次輔置相如此國其庶幾都人相告日望袞歸清獻  
琴鶴君實童馬使坐廟堂一清朝野公方累疏堅卧  
固辭上遣貴璫苦諭英移凡今之人動色筆食公於  
相印閉目不視如公所立百世猶興誰其侶之嚴光  
管寧歲晚南來喜將親炙道聞公薨彈指涕出猶  
至南都不見元城抱此一恨曷時而平晉可以圖以  
偉人在今其云亡江表奚賴旋馬之廳我有秉芻薄  
言陳之公其吐諸烏乎哀哉

祖祭 又同諸司

烏乎世所謂貴莫如三公公辭台衮以初服終世所謂富莫如萬鍾公卻厚祿與糞土同使公復出一時蒙功公雖不出百世聞風上有偉人奚憂江東公身安否世道污隆方餐秋英忽仆寒松鼇去極搖虎逝山空凡我人斯孰不哀恫烏乎高於二疏潔於兩龔國僑之惠史魚之忠今其往矣海山改容日吉時良將返幽宮某等屬縻符節阻視窆封一慟西州悲涕無從烏乎哀哉

黃船 同諸司

烏乎始讀公賦飄然無敵士林歛衽謂公詞伯及與

公文粹然可親然後太息公真德人曰才與名士之所挾着鞭青雲有徑甚提曰勢與利人之所趨佩玉深衣何行之徐流落江湖蒼顏白首晚入脩門或開萬口當軸挽留公力請麾其遠視民略不鄙夷琛臺弄印墜書就昇見諸訓詞曰汝廉吏因人景行吾輩得朋合并云始傾倒未能疇昔之夜月華初霽臨池一笑共卜後會三人鼎足訝公不來坐聞呼醫屏樂覆枉疾馳至門不可為己人生危脆乃有如此年不為天位不為卑故鄉差遠行路共悲嘗聞賢者歿必有後公之掌珠雖尚稚幼顏色哭泣纍然如儀為善之

報其在此兒幽明路殊無復論質縞衣寢門三號而出烏乎哀哉

又同諸司路祭

先民有言富貴在天奈何其間分劑常偏舉異他人類不甚惜獨於儒者乃若是嗇蘊則厚矣施未毫芒如夢大槐如炊黃梁賈胡驚嗟吏士祖送吾嘗同僚相率一慟

文清李左相

烏乎端嘉以來國脉如絲藥不對証上屢易醫公相最晚公力孔痺徐投刀圭挽回元氣權位傾軋古

今所同與且不說牛李相攻公於其間獨如鼎味西志  
恩怨一氓同異

軌範惟善之從無洛無蜀惟賢是庸

醇醇啟擬汲汲延納讜論復伸善類幾合其辨忠邪與爭是非公每犯顏天為霽威所進者曰相有公議所退者曰相非私意自始至終無富貴心雖有袞衣不改布衾策馬歸第猶閱堂案拖紳飾巾倉卒不亂公與元老相先後薨世論喧啾孰為公評淳祐聖人親訂兩謚畛域截然此夷彼惠文靖歿久主眷未衰忠定用淺士譽已歸公於二公髣髴相侶浮榮一瞬令名萬紀我使番禺公寔富春注然三號渺矣百身

空懷卵翼莫竭毫髮欲報舊知尚堅晚節烏乎哀哉

顧君立

嗟嗟吾子介特自守三軍莫奪一介不取後生奚自  
皆自復齋如子實踐幾何人哉日我來南聘于於館  
語常日晡坐或夜半察子暗室無一念散君父在前  
敬義夾待謂可師儒謂可風憲不然異時入廉吏傳  
屬有王命我去子留臺間知子禮羅繼收我舟垂發  
聞子暴病亟走及門則已長暝先儒所戒委身庸醫  
子達此理胡為蹈之痛子無兒念子有母細君稚女  
團樂未久區區寸祿取之甚微乳笮數口持是安歸

憶子平生凜凜如在卑不受薦貧不可賄雖然如是  
安用友朋於子後事敢不竭情斂手足形返樞千里  
子不我屬我不容已縞衣重來心折涕濡魂兮不忘  
歆此束芻嗚呼哀哉

婦弟林養直

子之事親參騫庶幾四十年間跬步不離純篤之行  
貫於神祇晚愛掌珠屬迫官期子與孟光挾以自隨  
昔處以孝今出以慈羊石之行弗詎於龜僕初聞時  
且駭且疑人無根蒂穀氣養之子入中年得疾甚奇  
併日空腸抄粥數起衝冒勞苦奚恃以支居無幾何

遠計忽馳閭里相弔失聲齋咨吉士德人胡慘若斯  
猶有一幸稍寬哀思由病至死由死至歸經紀纖悉  
一出右螭茅花滿山熟如蒸炊苴麻走跣令妻佳兒  
遂以柩返殆天扶持自少相依三紀於茲豈曰親狎至  
行可師中間兩家存者惟僕與子伯兮感今懷昔如  
何勿悲我有雞黍漬以一卮老眼久枯滂然垂淚扶  
僊酌子知乎不知

林漁章

士方砥柱道義自將此身圭璧外物糝糠高為虞夷  
次為暫張及既華皓無復激昂或辱乃去或留以僮

小為申白大為禹光偉哉文人講貫素詳歸不待年  
釣遊於鄉其視親廟無異朝堂十任廿考幾侔汾陽  
晏子之裘趙宣之囊伯厚之車幼安之床人不堪憂  
公樂而康高謝招麾晚而架剛彼皆倒逆此不眊荒  
古有大老非公孰當屬纊之頃至言琅，不入禪佛  
亦非老莊曳杖之歌音節慷慨曷不慙遺顏山壞梁  
先民有言匍匐救喪誰摯我足尼其車箱諸子謂我  
蚤登門墻葬有日矣俾為銘章併致哀誄靈座之傍  
公不我吐歌此瓣香

游勉之侍郎

於惟游氏遠矣淵源御史授業河南之門爰及默齋  
學於南軒公稍後出以麓和頃兄之賢李師之嫡孫  
匪曰菁華先植本根嘉定之末端平之元犯雷霆  
威進藥石言麟莫羈保鳳肯咏吞或勸少貶腐鼠  
嚇驚鴟從非貴方面非尊累詔上雍頓疏叩關身不敢  
私君不可諉本懷止足矧迫毫惰力請得謝冥、高  
騫一區之宅五畝之園倚茂密栢弄潺湲名臣欲  
盡一老僅存品其清裁范滂陳蕃訂其細行管寧邴  
原昔仕鳴珂公方擁轡每奉設塵亦同酒樽公晚東  
歸我適南轅坎壞百謫久伏丘樊孽瘳漏枯併闕寒

溫耳聞山頽淚如河翻珍瘳情深哀誄詞繁空誦離  
騷安能招魂烏乎哀哉

唐伯玉常鄉

先朝道老多出華宗熙寧諫院慶歷殿中請尚方劍  
嬰權門鋒誰其侶之堂、坦翁端平親擢冠豸乘驄  
內而掖庭上而清躬奄戚之貴衮鉞之崇大者廷諫  
小亦囊封或奉白簡對仗力攻臣無他賜臣有孤忠  
名如泰山身如斷蓬客有餞者舉手屬公方之邵陳  
又曰任龔公獨感慨愀然變容所上諫書欲沃帝聰  
乃如客言未諒余衷盜名之人與竊賄同惟公素心



可質蒼穹瘴海之南大江之東  
 敝後雖遠節靈尚雄  
 帝曰公歸潦霧颶風俾典曲臺古鼎編鐘方際休明  
 倏罹閔凶平生大節忠孝最隆  
 退不忘君如在顯歌  
 老尤慕親甚於孩童  
 罹不勝喪奄然告終  
 匪人之亡  
 惟國之空我如石頑  
 資公磨礪少忝交游  
 晚叨寅恭  
 辛丑登高難結之峯  
 嘗舉別酒澆磊魄  
 曾歸相後先  
 各未衰瘡積可負  
 轅奴可宿春彼盟未寒  
 此興亦濃  
 聞六月訃為三日  
 龔譬廈顛矣士曷  
 悵懔譬舟沉矣  
 孰濟不通我有長劍  
 欲挂短松久病着床  
 寸步需節  
 抱此一歎殷憂無  
 悼死者可作  
 誰從往此束芻

敬告哀恫為予哀哉

少奇姪

惟汝幼而穎悟長而玉立  
 頎然秀美見者傾挹雅俗  
 兼通詩禮蚤習舉隅反三  
 觸類知十談諧有味應對  
 尤給頗富見聞間出篇什  
 內順尊老外敬友執處眾恂  
 恂向學汲譬如升梯舉武  
 躡級屬聞試闈爰理書  
 笈婦妾方姓出門若繫  
 振臂一行既抵京邑忽苦  
 席下腸滑肛泄三醫環之  
 莫飲投粒語何琅勢已岌  
 岌凶訃遽傳安書猶濕嗚  
 呼父兄望汝弓冶是襲  
 友遊期汝朱紫可拾無奈  
 危怪奪汝之急汝翁喪汝  
 他傑

鬱抑雪涕箋天求解麾蝶夢寐丘園厭若原暝汝婦  
得信雄角奮蟄飛書報汝何嗟其極妾擁夜髻婦嘆霄  
燿汝兒汝女呱呱以泣表車言歸六親咸集橘柚  
弄色蟹給吐汁有酒在樽冒不鯨吸先人舊廬汝翁  
所葺汝復何為過門不入烏乎哀哉

趙保昌叔愚

昔任豫章君美少年如揮塵人如捉月仙繼客京城  
初建宗學君於其間麒麟鸞鷲後牧宜春握手悲辛  
君赴湘南華髮選人晚使楚東致此重客向之玉虛  
今也薰黑約君襍被話舊對床數日不來聞君背癆

亟走視君骨見衣表君於去來胃中洞了慷慨謂余  
以身累君君如師魯僕慙希文倉皇買棺托君僚友  
衣足附身衾亦覆首日吉時良遂轉挽竿奉君之柩  
歸於家山龐公妻子猶隔瘴霧迎挈之責僕敢不助  
屬有守官祖君江酒烏乎叔愚知耶不知

湯中能

烏乎早絕存齋中交晦靜晚善遺公珠璧輝映四海  
所稀一門而並近參周朱遠沂淵孟粗而事物妙而  
性命先儒疑義下語未瑩前輩緒論開端未竟審思  
明辨博考精訂余力及文上下馳騁論事條達析理

確訥森嚴之言如造律令痛快之作若摧鋒陳離騷  
 之亂國風之興追還古雅掃去哇鄭說說逢被沾弓  
 殘賸蓄一深厚持以敬陳行以平實發以剛勁給札  
 之召加璧之聘謂言過合隨起議評或云名高見忌  
 亶定又疑語直遂忤文靖垂登諸梯忽落於阱孰能  
 容之賴陛下聖端嘉以來屢易宰柄士居其間群馬  
 旋淨維君屹然缺壁萬仞寧煮折鐺肯顧墮甑九冠  
 一壑衆醉獨醒起牧凋壘蕭蕭雪鬢堂屏觴豆庭絕  
 筍噴辨香為曾鳴鼓攻節無侯燕喜有僧苦硬未嘗  
 之興特不猷剩自吾得君儒氣頗振從容叩擊宮動

商應所同耆心不同惟姓舊臆書至肝鬲傾盡首叙  
 契濶未言疾痲上昇君節七聚相慶子寧一月小休  
 三徑彼使未諗以介往詞筆墨鮮健體力佳勝豈陸  
 無車豈川無舫方思劇談詎意長暝嗚呼君昔在列  
 昌言時政流涕納忠易醫療病俯仰十年方未對證  
 曷不講讀曷不諫諍曷不柱下奮筆誅佞曷不搗文  
 鳴國之盛若古有訓維人無競三良繼職一老不慙  
 先漢廉吏有唐卓行繫士冠冕亦國龜鏡履推棟桴  
 航失纜矸平生清貧室如懸磬西風吹計心折淚迸  
 強作君誄辭事不稱豈無友朋不敢假倩往此束芻

君儻來聽烏乎哀哉

都官兄

二祖二父迭奏墳笮家法之懿士林所推洎我與兄  
生而相依少兄二歲垂髫佩觿遊則同隊學則共師  
兄慧我鈍兄勤我嬉亦既昏官分業析炊其間歲月  
倏合忽睽我逢端平兄遇嘉熙皆極紫樞皆郎粉闈  
我坐狂瞽晨招募麾兄益嚮用奉使右畿性不忤物  
仕方逢時曾未幾何亦蹈危機我召自南顧戀母慈  
兄與居厚適先得歸我亦寢足奉祠每云一門有

三崇禧相與徜徉山巔水涯我先起廢居厚踵隨兄有  
知己歲晚進為薦口方開諱問忽馳嗚呼世尚清談  
實用則稀軍旅未學財穀不知兄佐戎幕蹈險出奇  
幹無為有師以不飢縣譜尤高百年之思刀筆平視  
蘇綽穆之鞭笏不數劉晏五琦宜總賦典宜主計司  
暫畀一節遂閑七朞和扁袖手謂世無醫兄涉中年  
清苦自持婚嫁俱畢伏臘粗支手葺數椽不汰不痺  
架設圖書案陳鼎彝鄰有親朋傷無妾姬謂言後凋  
詎意早衰兄素達生胸懷坦夷豈厭憂患去如蛻遺  
頃失冢子薛婦生離近喪丘嫂蕭然房帷門戶之寄

付之阿宜托孤愛女聞者齋洛追記疇昔竹馬互騎  
安知衰草原鶴折飛廣陵之操遂絕于茲洛社之遊  
無復後期欲往哭兄使事繫維往此辦香瀾汎涕洟  
尚享

徐仁伯

嗚呼楚龔之死已瀕耄耄有一老父踵門來弔比之  
膏薰天年不保余謂老父蓋未聞道百年一瞬夫激  
電掃伯始輩人寧不華皓以彼為壽則此宜大惟公  
大節如揭雨暉計維危晁功則存趙國人驚嗟天子  
震悼我不識公書札傾倒道出通德巷寂戶悄故閣

誰試新阡誰表聊持束芻覆此清甌烏乎哀哉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二百三十七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三十八

祭文

季父習靜

昔我兩翁手澤萬卷六丈夫子讀之殆編或終隱約  
或稍光顯季父尤賢審思明辨近參朱張上泝鄒充  
邃古以來聖經賢傳精粗融液顛末貫穿研尋微奧  
點竄訛舛自幼酷嗜至耄靡倦依山結茅鄰不覩面  
瘦節登覽深衣閒燕洞洞屬屬兢兢戰戰義理之會  
事物之變本諸師說傳以已見修諸家庭化於鄉縣  
天錫高齡為諸老殿方伯之聘廉使之薦謝公掩鼻

良恐不免猿鶴有約羔雁無羨曷不慙遺奄隨露電  
嗚呼哀哉關洛格言深味者鮮隆乾門戶未絕如綫  
堂堂季父真知實踐前脩典刑故家文献譬如長松  
屹立霜霰尚難招徠矧肯攀援周不能貴秦不能賤  
老死布韋涕唾軒冕晚見冢子脫吏部選百乘未迎  
兩楹忽奠謂神益謙謂天福善胡為竒禍併奪罷困  
行道之人莫不涕泣愚幼顛蒙季父訓免久撰杖屨  
亦待筆研欲追高致自嘆鴛蹇每聞清論常愧麗淺  
歲晚竹林妄希小阮放逐來歸音容已遠哀猶如新  
禮則不腆嗚呼哀哉

工部弟

與子同胞六十暑寒粵自髣髴至勝衣冠燈火共親  
齋盞剖餐止則聯榻飛則接翰以記覽言子敏我頑  
以才思言子瞻我慳去而宦遊子易我難出與世接  
我危子安我如射侯百矢所攢子如美璞了無瑕癥  
嘗再立朝不善刺鑽泊三典州勤拊凋殘邦人愛之  
若寵與寬互市之清聞於夷蠻屬者改紀起部握蘭  
俄復借留慰彼惓鰥我滯鄱陽子留泉山江閩阻脩  
得書絕艱聞有竒疾客膝理問不以告我拜疏乞閑  
手書入京我忝召環携白朝堂為易名藩既解郡紱

歸觀慈顏湯熨稍瘳徜徉於盤素復縮成迎吏叩關  
自言病起舉步蹒跚茅山福地木天清班以榮戲綵  
以旌耆樂我屢約子宦情已關山林之樂水菽之歡  
豈必鼎鐘賢於瓢箪及茲譴逐謂言檀藥歸路得計  
淚血未乾魏國九哀兄髮亦斑門戶寂寞婦兒弱孱  
子馬徃哉掉臂不還法書停披素琴罷彈岩石誰磨  
名畫誰看獨餘詩卷皆手自刪靡事瑀鑄亦無悅輦  
唐人高處極力追攀水心佳評亘古不刊生前之榮  
一節兩轡身後之恨千緒萬端舊會不腆新廬未完  
遺言珠珠聞者悲酸鶴髮鍾情忍聞闔棺鶴原孔懷

輿哭敢不暝子目幾裂我肝覆此庖  
酒掩袂淚瀾焉乎哀哉

又祖奠

嗚呼海鄉多風天寒歲暮人家相戒堦塞北戶汝何  
魂車祖馬捨此先廬即彼中野吾辛勤一生養  
汝待老汝兄汝弟賴汝元宗汝婦汝子仰汝終身汝  
掉臂長逝畧不返顧六親之人相與悲哀慟絕號叫  
汝而不聞也終宅兆已成時日已練前之悲哀慟絕  
號叫者雖欲挽留汝而不可得也悲夫豈不甚可痛  
哉汝數有盡我哀無極聚族送汝幽明永隔烏乎哀



哉

又掩坎

烏乎吾當大耋之年失鍾愛之子固已無腸可斷無淚可滴矣矧臨窆寤痛如之何然逝者之復於土猶行者之歸於家也西山之麓汝所游憇汝安歸之以蕃汝族烏乎哀哉

古田弟

烏乎憶去秋之行役至太來而相遇惜六年之久睽一夕之暫聚遂聯床而參語屢更僕而續炬既剝於驕榮亦究極於歸趣嘆學識之精詣訝顏髮之

蒼素車輓轆而忍發馬踏跼而回顧謂衣錦以趨庭迺苴麻而陟岵味書辭之悲哽述創痛之深鉅練吉日而撤散徵鄙文而銘墓子銜卹而端居余觸謹而汰去方夜雨之尋盟忽曉風之吹訃承祖父之嫡傳趨羣從而獨步少穎晤而有聞長秀美而無度見孤罷皆辟易禿干兔猶鬱怒果得雋於名場寢通籍於選部揮利斤於盤錯發新意於陳腐實士林之挺出矧史幹之尤裕始不諧於俗好終難掩於名譽奈何俾之幽憂且重嬰以沉痾氣上揚乎雲霄命奄隨於朝露烏乎哀哉豈負挾其逸才致時運之多摅抑窺

觀於天巧雖造物而亦妬惟再世之文獻將一券而  
授付意久蟄之必奮曷長寐而無寤情本切於倫紀  
事况闕於門戶莫致詰於杳冥但可諉諸氣數痛莫  
痛於季父之未定哀莫哀於四孤之失哺胡不留子  
表隴岡之阡畢向平之娶胡不待我為烏衣之游賡  
連之句悲零落之雁行陳菲薄之雞黍烏乎哀哉

從母陳恭人

嗚呼靈初未歸夫家苦貧啜菽盡歡舉案如賓夫雖  
策名齋志莫伸業毀于幼行路悲辛靈方盛年禮法  
是循敗屋一間寂寞之濱足不踐閭聲不出鄰持家

新新誨子諄諄瘠田墾藝故衣緝紉節高月旦誠動  
穹旻果食其報雙桂一椿季也官達列鼎養親命服  
板輿所至行春垂登九表雪鬢鶴身曷不百齡鸞誥  
鳳綸靈昔之往歆豔縉紳靈今之歸哀感族姻惟其  
卓行千古不泯斷臂而誓凝妻其人畫荻而教歐母  
之倫宜述彤史宜勒堅珉照映天壤逾久逾新我家  
耆舊如星向晨相率縞素薦鮒與尊烏乎哀哉

林寒齋

昔聞君言窮高極深超乎宇宙橫絕古今我獨憂君  
往而不返六丁力盡尺寸莫挽卷無車轍門長蓬蒿

君忻然曰吾老是中花香鳥鳴風朝月夕賸言携幼亦或命客庭中垂棗誼不苟貪井上有李咽之而甘近臣交章九重反席君固頓首辭以羸疾視蔭怛化常情則然君之屬纊語皆可傳或者疑君瞿聃之學以身為患以減為樂余曰不然殆未之思朝聞夕死竟復是誰人之生世如夢如醉惟君卓然了此大事而我何為涕出如傾入通德門追懷平生堂上老人二疎四皓閨中尤賢陶母龐嫂退而就館接君雁行有禮有法元方季方凡此諸人今皆安在哉雖獨存白髮千丈昨與內相私議易名近聞方伯抗疏追崇

婦康子友 揭貞曜靡煩有司自致嘉號然君之生一不動心今其逝矣詎必顧歆桑榆之年畏別親友况也永訣舉此卮酒

方鈇庵

嗚呼蔣彈四人兄魁我亞次及臞翁請誅無赦赦而不誅恩出陛下兄解筆橐我奪民社謂兄果我事實不然狂瞽之論其發在先我既蓬飄兄亦株連兄不我捨水涯山巔村酒過墻野菜共極居亡幾何迭起持節鄞揆甚我再輟我專一壑兄帥百粵上於吾儕其仁如天衆皆傾擠獨斷保全我復駕軺朝方改絃

晚面清光頓首榻前端平諸人凋零誰在僅餘一二  
山嶺海嶺昔猶盛壯今各老大匪亟收之恐不可待  
芻言稍切天為動顏退白丞相甫數日間詔以南伯  
鎮於西山心竊喜兄生入玉関夫何滯留嚴裝未發  
恠鷓鴣禍賈妖星隕葛得非霧潦無乃炎熱縉紳相吊  
蒼黔望絕符靖而後資少國空繫世道者道卿了翁  
兄之諫書不愧二公誰為南董發揮遺忠兄處朋友  
恂恂謙抑終日默然欲語面赤一奮其勇萬夫辟易  
器之鉄壁彥和玉尺嗟嗟斯人今也則亡胡不旃厦  
胡不廟堂胡不錦歸壽考徜徉揮金於宗釣游於鄉

我自童蒙則忝親友同學青衿分路白首富貴朝露  
惟名不朽兄聞我誅必舉我酒烏乎哀哉

王實之少卿

烏乎幾千百年生此奇崛如何一夕奪之奄忽場屋  
之學芻狗暫設而我空空未叩先竭兄如鉅野衆流  
蓄洩又如良賈百貨陳列時人之文才刀屢憂機杼  
軋軋邊幅短之兄筆一揮龍騰驥掣若不經思辨麗  
條達望古慷慨傷時憤切延和之疎玉堂之札固已  
轟雷霆而揭日月至於窮愁幽憂論者感發單辭半  
簡亦足藏名山而傳來哲獨竊怪夫昔日之生才也

為衆論所親附所崇獎今之生才也受一世所妬忌  
所挫折去國五閏入館數月衡困拂亂跋扈躑躅絳  
灌害賈靳蘭讒屈精華落盡僅存氣骨尚不少假化  
為異物烏乎使兄進用而補袞闕安昌之劍可請延  
齡之麻可裂兄雖退處幅巾短褐後生資其匠斧煥人  
懼其筆鉞今二者皆已矣此蓬掖之士所以空巷而  
祖送金石之友所以反袂而慟絕嗟夫天耶人耶為  
此酷烈以理推之不得其說豈萬類困其凌暴草木  
惡其挑挾仲達輩方幸孔明之死之間等不堪審言  
之壓要之千萬而下妬忌者挫折者啄已箱骨已朽

兄之樹立終不可得而磨滅以此較彼果孰優劣烏  
乎兄昔為端平相君而未坐端平相君而升迨鈞軸  
之再乘蓋弓旌之屢迫兄愀然曰預其憂者不預其  
樂同乎出訝紀瞻之逡巡如臧氏之毀鬲以文忠正  
獻之大老不能援守趙子美之二客豈獨今哉其來  
自昔凶訃初傳主相嗟惜汲黯劉向西都遺直不躋  
大用皆止卿秩兄官侶之亦其流匹嗟我於兄少相  
親昵帥門同升朝路偕黜劇談共燈俊遊聯屐介以  
缺菴樂哉三益庵歸不早勤官而卒兩翁相對情味  
蕭瑟我嬰沉痾兄有憂色饋藥聚餅三顧蓬革曾未

幾日聞兄疾棘我猶伏枕兄遽易箚莫視余舍莫執  
紼嬰未芻後至數易決旬含毫誅兄若語哀珮

又掩坎

烏乎兄歿僕有垂死之病兄葬僕抱不天之痛前不  
得拊棺而哭後不得臨穴以送念斬板之莫相徒寢  
苦而內訟憶設詣之如生恍精爽之入夢狠承掌珠  
之戒見託銘筆之重無希文永叔之力量何以發曼  
卿子美之豪縱然於兄而有靳則朋友之安用惟長  
息之受教屬佳城之襄奉陳生芻之不腆望宰木而  
長慟烏乎哀哉

鄭伯昌吏部

烏乎季世諱言上下恬熙進而用世惟默最宜媮風  
既成直道遂衰伏馬息鳴寒蟬罷嘶端平履故衆皆  
依違君首奏記摅擊其非嘉熙易相或猷頌詩君復  
袖疏指陳其私溥祐兵財各有典司或問於相謝曰  
不知君方遠使拜疏驛馳欲救時弊違恤身危浙  
左建牙江右蹇帷雪屬吏誣抗御史威解汚吏印奪  
戚里麾凡此大節尤為崛竒自頃以來魁柄屢移士  
喪所守翕翕和隨邪揚反覆王呂合離遺臭萬代取  
快一時君終其身不可磷緇何去之速何來之遲以

臺郎微堅卧固辭上嘆其高出節近畿壯圖盛心百  
來一施古有神膏今無瘍醫烏乎斯人僅止於斯自  
我交君將二十期俱事文忠同為軍諮善每服心過  
必面規相約早退享黃髮期君今已矣孰知我悲平  
生取友曉星就稀先奪德潤次失實之俄又哭君後  
凋者誰窮君厚薄脩短孰尸孰鄙而壽孰哲而萎豈  
今獨然自古如茲欲視君寔病起尚羸往陳束芻長  
慟啟款

杜於畊尚書

烏乎自夷狄亂華南北分裂而畏虜二字遂為士大

夫膏肓膏髓之病石勒長驅晉公卿皆為俘虜王衍  
懼而勸遷於時豪傑之士奮然以石勒為不足畏而  
敢與之抗者宗澤陳規而已上下千百年間士大夫  
功名事業可追蹤此四賢者公其人焉蒙韃暴邊蜀  
漢淮之名城巨屏金湯失險陵谷易位多矣公為天  
子守豈守廬虜歲一來攻公歲登陴登久或數日近  
亦累旬矢石交發飛鳥不通人謂危在旦夕公殉於  
衆放死母去恥以其身獨免卒之與城俱全視祖於  
樵劉於并宗於汴陳於順昌之事無愧色嗚呼公蕭  
然澤曜射不穿礼勇不挾翰徒以肝膽輪囷忠義奮

發挺孤身於百萬虎狼之中意定神閑夷然無懼此  
固侷蓋察罕之所不能犯移辣楚材王楫之所不能  
誑衝梯之所不能攻攢砲之所不能害也昔廉頗一  
餌數升以求復用孟德分香賣履見於垂沒公甫七  
秩筋力未衰解凌烟之冠劍訪故鄉之釣游及示微疾  
盡空諸有眼六姻之貧弱弛巨萬之逋責進退存亡  
人之大變而公處之雍容閑暇如此亦偉然大丈夫  
也哉僕幼納交今亦顛白公書未答公訃已傳追懷  
平生感慨世道國威如此虜暴如此苟不留公以係  
人望辨香束芻道遠禮輜公嗜余必歆此誄

魏國大諫

烏乎昔我先君蚤棄諸孤某渺然卑官叔季未仕季  
方七歲緒業重貨產薄門戶嘗微矣吾母以孝謹訓子  
以苦淡持家俄而債者起蓋者歸突而并者婚嫁罕  
而微者通顯歲時子女婦若內外孫曾孫起拜堂下  
者數十人晚見某使粵使楚使閩仲守樵守潮守泉  
叔亦佩新興符門戶復盛矣而吾母家法益孝謹益  
苦淡不改其度蓋一世之所共羨者曰壽曰貴吾母  
得年八十有八可以言壽矣開湯沐郡者再國者四  
可以言貴也然吾母未嘗一日有舒太之心欣豫之



色每安乎一筆半菽之簡易寧計夫五品三釜之豐  
嗇悟本心覺性於佛祖得至言妙義於禪客視身等  
夢幻一境以家為放泊之宅豈軒暫來於震旦竟返  
歸於恍率其所以遊戲人間稍久者良以慈愛之情  
鍾子孫之緣重有不容釋推母之心思母之德雖百  
口之皆飽暖恐一雞一失卯翼自哭仲氏遂減眠食  
疾棘夢仲恍如平昔顧復一念終不厭數某等六十  
餘年團戀侍膝一朝酷罰萬古永隔音不復聞容  
靡再覲此身有盡此冤因極

又祖奠

烏乎吾母年垂九秩娶居三紀未嘗一日遠去諸子  
今安往哉秦陰屢徙棄此萱庭即彼蒿里向者平旦  
寢門子孫問安夜深推爐幼稚繞膝之地今塵凝一  
榻矣蛩鳴四壁矣高堂化為聖室斑衣化為衰經笑  
語化為哭泣魚軒象服化為魂車祖馬嗚乎窮天下  
之悲極人世之慘有甚於此者乎六親寬譬之言四  
方弔唁之書類曰若等事母日長可以無憾矣嗟夫  
惟其事母之日長故喪母之痛鉅念母之腸裂哭母  
之淚盡而繼之以血也城南之汗天相陰隲日吉時  
良將即窆窆闔門舉號蒼天因極

又掩坎

烏乎先君之歿三十六春拊我誨我賴有母慈母獨  
往哉雖生莫為下從九原亦不敢辭所以尚延頌史  
之息奉寔窆之事者蓋念付授之甚重懼緒業之衰  
微三月而奠古今行之逆命卜人迺訊墓師米合奠  
之禮稽同穴之詩啟玄堂之知新瞻宰木之合圍余  
小子僅乏表阡之筆然先親無愧積善之題痛音容  
之逾邈憶話言之可師尚昆雲之充憲庶門戶之扶  
持

化祭故相

公相兩朝共有六年匪曰人謀有教存焉在昔忠定  
挾龍飛天得君如公不如公專城而乞身動則掣肘  
得政如公不如公久公之遇合開闢未有冠絕諸公  
亦過厥考秀眉玉色蟬冕衮衣雖嬰美疾尚決繁機  
帝欲拜公魏公太師公懼滿盈頓首牢辭援立之勞  
圖回之策士有公評史有直筆今其已矣朝野驚奇  
我猶慨然追感疇昔生殺予奪在我手中我於國論  
安敢不同討刺背憎書或面從衆為一談獨守孤忠  
諫官御史章奏滿袖曰非竄殺無以懲後弗置嶺海  
俾安猷訟天子聖明相君忠厚歲晚起廢恩怨掃空

我愧高平公，侶呂公。屬時多虞，聞公告終不忝。末芻尚監微衷。

仲妹

烏乎汝侍翁疾，至于刲股翁謂家人孝哉。吾女扶柴立哀，動行路穀升火，改汝猶蔬茹。凡今之人皆在孺慕，孝衰於親以妻子阻士者，或然而況女婦汝。有行憐，反顧親國高年，屢嬰沉痾。汝棄家事，扶持調護，衣必待汝時，其締絮食必待汝。然後舉箸，蓋如是者數十寒暑。凡我同氣，愧汝敬汝，其嬪夫家，動合禮度。上承姑嫜，下拊童孺，外禮族戚，內葺門戶，斂華務

實化窘為裕，婦人之情鮮有不如汝待妾媵者。其忠恕未嘗訶之，況識答怒其慈弱子過於自乳少，則保抱長則齔娶，外人不知為媼為庶，里有公許匪曰私譽，然而沒筭珈生，惟荆布病如風雨，化如電露，莫致其詰，但諉之數陌上之人，忽聞汝訃，感額相弔如失親。故矧吾天倫各已皓，素汝於慈孝得之天賦，乙已哭女戌中，受母懽，慘冰漸逆境，荼苦溪北，掩坎城南，合拊遂厭人世，不肯少任明日，練祭今日，蛻去生滅之理，汝素了悟，急難之痛，吾迫遲暮，相率哭汝有淚如注。

鄭丞相

曩遭詩禍幾置臺獄公在瑣闥力解當軸端平爰立  
擢太尉掾思堂密詢翹館燕見嗟我於公合非勢利  
相賞文字相勉道義丙中之升流落稍久書來慰藉  
期我無垢丙午之升冒雪祖道自方田畫期我鄙浩  
再相五年我卧空谷初解弓旌繼罹風水晚迫而起  
公愈貴重豈無慙莞猶冀採用我欲白事公罕揖客  
光範之門累日稍迹乞骸掛冠疏至八九匪曰潔身  
實懼濡首他人受知一月而止我御公思昆弟父子  
百口託公隻手印翼一日無公群臂彈丸衆方迫切

訶罵佛祖我獨迂緩援引馬呂勸容直言勸收善類  
為鼓邪說為懷私意及條故事及進密疏為徵後福  
為沽虛譽或云范公稍恠守道亦曰涑水欲逐坡老  
匪公厭倦實我窮薄白簡誅心青雲失脚尚意汾陽  
老二十四且謂潞國壽九十二萬一他日訪公於鄭  
午橋酒邊半山驢後憶初出畫飛槩惜別寧料此行  
遂與公訣舊學之尊上宰之責黼展輟朝玉鉞卓地  
而况諸生視公猶父山川脩阻不克奔赴公來現身  
公去振臂公無生滅我有榮悴舉世攻訐獨公嗟惜  
嚴光征態劉蕢風疾邪說私意則已順受虛譽安在

後福矣有惟今之人尤工論議先以為合後以為貳  
烏乎剖骨出心枯骨見血公昔富國容有未察捨之  
則藏死而後已公今在天其知之矣

游丞相

於維聖宋名相比肩萊公英偉或惜其學之未至凍  
水純粹或疑其才之稍偏堂克齋庶幾於全其師  
旨後溪之密付其家訓忠公之嫡傳其論諫古之人  
道直其文章天下之至言其溫如春其重如山其虛  
如谷其靜如淵寶紹之初已抱負夔禹之望端嘉而  
後遂伯仲韓富之間方拔立皆服其德量既退處猶

問其貌年黨斯世之欲治盍再秉乎化權意歸表之  
有日忽騎箕而登天淒善類之相吊致遺恨於逝川  
惜當國之尤淺竟齋志於重泉使久居於弼諧且傷  
無於撓牽其立政與造事必掩後而光前烏乎此謂  
之愛公可也要未為知公者焉祁國梁溪僅三四月  
上印而去不失為賢苟或不然雖久且專路公晚節  
出涕於落旄鉞棍相遺命祝髮以易貂蟬孰知我公  
得閑於亡恙之日辭寵於未厭之先於心無一毫之  
礙矣是氣塞兩間而浩然宜乎生荷重名歿錫美謚  
勒之鏗鼎垂之簡編言念昔者甲午初元麟寺樞府

兩相周旋每嘉史草亦獎奏篇公既登庸我復招賢  
十年久升一日驟遷舉典故之稀闕越尺度之拘掣  
雖薄村慙於韓陸然昭代法乎淳乾在廷斷，獨公  
憐，曾不旋踵局面覆翻公去廊廟我歸田園去夏  
浪出宿疴沈綿作書訣公尚灑蒼牋我猶偷生公為  
飛仙士懷一飯矧出陶甄道之云遠沮哭墓汙些誅卑  
蕭萼齟酸寒追記丙午攝之掖垣偶偕竹湖訪公留  
連合詞勸公時事實難方欲為國立太平之基豈可  
使身無一日之安公拱手曰某有去爾子各勉旃其  
詞之嚴色之毅吾二人者退而嘆曰此其所以為果

山歎烏乎公與竹湖莫起九原我著斯言以俟史官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三十八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三十九

祭文

王留耕祭政

本朝名宰如王魏公之貴重曾魯公之老壽當時鮮  
麗然王公不免陪玉輅之塵曾公亦有躡鳳池之誚  
惟魯范二老僅至參與而薨至今名照穹壤王與曾  
有愧色焉豈天易予人以高位而靳畀人以全節耶  
公之來也以直道進其去也以直道退雖年位稍亞  
於王曾而名德欲齊於魯范矣僕老放拙冀公進為  
甫驚摧梁木之恨俄興埋玉樹之悲蒼黔安仰顛危

孰持自傷殘骸痼病之疾隻雞斗酒之禮後素車白馬之誼虧凜然英爽歆此詩辭

李用之秘監

龜山於京文定於檜初敬終恭候進俄退督之末相以謫自蓋薦三十士往往名輩公當是時固嘗我身居中幾何旋踵升外爾欲為者我不傳會我自立者爾焉能况憶與缺庵博覽奏對於故紙中馳騁千載不著名氏獨現光怪此必洞齊衆伏且駭奈何斯人留落嶺海彰施藻火被之巖瀨戛擊金石散為筭籟挑扶蟲魚形諸箋解家有論著因無華采士為時惜

年不公狩嗚呼疾病則亂魏使昏憤歲晚語謬謝傳殂背公將易箒遺偈痛快譬之虛空豈有成壞我嘗評公精博英邁詩學卜衛文律崔蔡自昔黨議為縉紳害知我罪我以俟萬代嗟同門生凋零誰在執別銷黥聞訃驚贖老語諄諄聊寫悲慨

林元晉武博

我嘗三入勸講代言君無一字及於脩門又嘗三點貴權嗔怒人畏傳染君愈親附念我暮齒諒我孤忠饋藥起疾貼書擊蒙衆方排我荆舒楊墨君顧以為卿雲甫白世故輪雲人心塹坑晚欲託君患難死生



昨枉緘題恠非自札酸風吹訃白日永訣西山之門  
存者幾人又弱一个莫贖百身嗚呼學可謀斷僅教  
胄子才可董統乃牧斗壘得祿幾何閑輒數暮寄巢  
蕭寺大輒隨之彼何人哉耆厖烜赫其間分劑於君  
獨嗇祝釐不飽營棲未遷君則往矣家尤蕭然始翁  
謫歿負骨歸窆後師夢殿守死不畔君昔徇義勇不  
可當今誰卹孤誰來訃喪卜用何山葬以曷日禮有  
匍匐老無筋力誄不盡哀哭不成聲英爽如生豈隔  
幽明

惠州弟

烏乎吾翁將終念子稚齒執手謂余以是累爾悲哉  
斯言琅琅在耳四十年間逢坎屢止子榮子悴余憂  
余喜色最朝蹟方驚華軌游剖虎符亦服龜紫皆辭  
阻脩願奉甘旨議廳冰冷曰此足矣其事魏國孝謹  
終始服勤菽水竭力滸髓戊申之冬變遭陟此余衰  
且毀瘠固其理子胡為哉鬚髮如此親朋皆恠少余  
一紀如子至性可傳圖史烏乎道山之招余不欲起  
余昔杜牧求郡養顛既竭光範為子干壘羅浮之麾  
相乃啟擬子之為邦暮月而已玉雪自潔嵐瘴一洗  
供帳簡省觴豆薄菲皆曰吾侯崇儉惡侈郡有泉粟

家無苞篚皆曰吾侯勤民約己自南來者有譽無訛  
宿昔利塚安書盈紙曾不旋踵忽以訃至二息甚孝  
靈明一點如月在水烏乎處和內包衆美所踐平實  
不為卓詭恭兄友弟尤敬孀姊天禍吾家析余同體  
九年之內連奪二季子健如虎溘先若彼余縮如蝸  
視蔭能幾族姻會哭謀子後事訓勉二息無徒哀毀  
一護輜車一奉靈几常日家集大白酌子今子安往  
酒覆於地

鄭元樞

亡友行之嘉定校郎約我見公道山堂後端平初佐

幕福唐奉公從容履道之坊熾而公入徑升廟廊我  
忝樞掾朝夕公傍志念休上誨言琅上衆擠寬饒公  
雪孝章誦言於朝以袁易潭兩揆再免公獨贊襄爰  
立之拜非公孰當有秀其冠素出門墻遂借座主發  
其風霜普歐公客比陸氏庄射羿之嘆尚未能忘公  
頓首言此臣素剛况其所言中臣膏肓如公德度賢  
不可量既倦機務還笏蹇裳東山棋塵午橋詠觴十  
贊之來倒屣迎將一食之甘與客剖嘗垂二十年富  
貴壽康爛然長庚曉出東方公友西方公師紫陽彼  
矯上者自許膺滂公不立異安行乎常彼中李朋互

相居藏公不為黨見善則揚昔涑水公相業煌煌程子獨思韓富已亡為予悲夫此言深長孰平如秤孰大包荒天不慙遺顏山壞梁我晚損繼世尤災涼惟公念舊書題盈箱此往蒞丹波來橙黃公薨我病不能哭表緘辭洩哀歎此辨香

林母王宜人

昔錢母見其子擢高第矣子掌帝制已不及見歐母見其子之歷貴任矣孫踵世科迺在身後夫人及見竹溪內為詞臣外為州牧部使者又見民嘗繼登黃甲綵衣板輿左右娛侍涼臺喚館起居便安其福德

加於錢歐二母一等矣九表而既復何憾歟昔我涉此雙旌吊廬北風吹計心折涕濡豈無蒼頭可御素車病卧一榻魂如因拘先命賤息往酌未芻

趙虛齋端明

才非果難於全嫩勝流高虛下調麓鄙公則異是體用兼該以理揆事以德勝才磔寇破樵郡化焦土公握兩拳禦萬紂虎鄴反側公律建牙宵魯鼎畔肅然無譁公甚柔懦公不嚴酷惟廉惟恕群狡服入金絨出佩玉麟王曰造婦余無親臣延和已見事具斂民怨木妖國敵發明節卦規切斜封

公造膝天為改容流傳萬口照映千載謂余不信  
有在凡今公卿貴則捐書公老愈勤甚於癯儒  
易通一書開闢未有不知公者曰吳洛史既徹乙覽  
默契宸衷此于伊川未嘗不同造物所靳非權與位  
於學識獨不輕畀公所造詣通元入妙非惟人媿  
亦恐天嘆昨賀蒲輪勸堅鐵壁必獲不已迫而再出  
當世要務不宜三緘兒女恩怨姑寘勿設答書繫節  
真我傳聞開歲稍親藥裏心謂微恙不為深矣  
方作箋論迺以計來嗚呼餘方之略元凱叔子乎微  
之功康伯輔嗣或者恭公主眷時名今其往矣議論

必平嗚呼少小相於晚尤纏終人亦有言時非同傳  
屬纏遺墨何其諄々宰上之題累吾故人我已七秩  
公小二歲白首哭公寧非倒置我才雖竭尚可作碑  
呼公不起孰知我悲

又掩坎

自公之薨交態寔異珠履之客金臺之士往々掉臂  
去而改事或摘語我世故可畏子獨何為倦々不置  
昔者之誅今者之誅深恐時賢併按二罪我瞿然謝  
戰君厚意固陋之見則異于是昔涑水大書猷可之  
寔姑溪嘗坐忠宣之累志義所激禍福焉避彼區々

後村先生全集  
者久已割棄而况長時賢之怒非烈士之志沒亡友  
之美非直筆之義知我罪我姑靜以俟殯官將啟送  
車畢至我因藥裹自歎飽繫殮不憑棺葬不視堯寓  
哀斯文將以掬淚

妹夫方采伯

先君愛女婉孌淑均擇對館甥四十餘春蚤共苦淡  
常相友賓君生華宗瓜葛龔陳然其自立瀟灑出塵  
個儻好事精博罕倫異書抄畢舊事廣詢畫苑之秘  
文房之珍瑞嚴歛溪漢洗古鐫金石所刻詛楚頌秦  
下逮晉唐本朝名臣寸紙單字收拾補綴孰拙孰工

孰  
孰貞暮以金帛閔以囊中元章長辱合為一人  
余事墨戲下筆尤親伯時與可豈非前身挾能雖高  
賦命則屯再貢于鄉志業未伸哭女悼亡觸緒頓冲  
賢郎繼天顧影悲辛家惟一孫吾已六旬白之縣官  
告之族姻怪君強健語何諄，亭午過我共坐水濱  
歸已後子殆不待寅百年夢覺如臂屈信君固能齊  
彭殤茵椿憶君情話再聆無因歎君先見知幾如神  
託孤之言敢不書紳九泉有知歆此鯽尊

伯姊

嗚呼姊嬾于方夫子儒素八上春官往返道路抽簪

脫珥以奉麻履四女有歸兩郎畢娶并白一生米鹽  
萬緒卒奮難窘稍置豐裕七秩加五猶屑碎務饑羹  
苦薇寒擁敗絮往視塲圃蒙犯嵐霧醫藥不時與疾  
霄鷲咫尺家筭曷不返顧山廡綿蕤僅通牖戶四無  
鄰吡風號瀑怒迺于是間委蛻而去嗚呼紳之生也  
積銖寸之勤以成其家其死也尚不忍以毫芒之費  
挽其夫累其子悟法喜之幻緣超龐姬之高趣委平  
生之六親無末後之一句空兒女之恩怨等浮屠之  
滅度既自跋于愛河必復歸于淨土矣然紳之夫君  
子恩深義重雖甚曠達亦豈能無離鸞別鶴之感哉

風寒泉之慕乎嗚呼白首同胞多散少聚姊安往哉  
瞥如電露未嘗聞疾忽為報訃不朕茲膺哀悃攸寓

鄭常傳

烏乎白漢以來士以藝取童而習者不出科舉抄誦  
帖括締繪雕蟲芻狗既陳叩之空一君則吳足網羅  
貫穿手不釋卷亦不退轉衆作姜蒲君獨老蒼他人  
哀竭君愈激昂早列西山文子之錄中入秀巖筆削  
之局使之騰上鼓舞雷風矢紹汪秦乾淳周洪挾負  
奇崛寡諧多迂暫收揭陽俄謫橫浦談滯周南甫客  
滾西帝曰巫陽女下招之豈無汾陽力援太白九虎

守關一鴻避戈葺復道宅繕善和葺書間孤榜花外  
小車君房言語李邕碑板彼盲不見世有具眼在昔  
老師高弟說一歲月電往存不數人前誅洞齋未平  
幽憤奈何又傳台傳凶聞辛亥之役我扶羸軀心頗  
羨君紅頰白鬢棄我而先理不可詰奇字誰問疑義  
誰質扁舟來訪翰墨尚鮮束芻往弔筋力已憊天寶  
孤我職同學者退老西河僅一商也平生苦心為書  
滿家傳之福郊或付侯霸我迎顏齡涕不濡日故交  
欲盡如何勿哭

代祭周士姪

馬乎西望遺緒不絕如縷一房孀幼繫命於汝姿  
虎學亦原立能初筮於建以水槃稱公車三到談笑  
而獲政和琴堂十載虛席二壺交辟百乘來迎或勸  
勿就汝勇一行吾迫哀暮汝方壯盛將遣安輿挈我  
就養書猶在手凶訃繼之奇禍駭人行路齋咨天於  
吾家降罰何酷天汝之齡慳汝之祿不念白髮不顧  
齊眉不日諸孤方在孩提汝何忍哉振臂長徃門戶  
誰託婦息安仰尤可憾者在已繼兄痛汝香火未能  
紹承遺腹之厚或者天意萬一得旌箕裘可嗣烏乎  
母子之恩伉儷之情兒女之慕終天難平有酒盈觴

有歲在頹淚竭血乾汝其知否

又白祭

烏乎仲氏諸子多天稚齒既婚宦者二人而已少奇  
美秀又弱一个汝差厖厚謂可負荷破服儒雅不類  
綺襦詩筆畫卷坐起與俱有鄉曲譽無子弟過結客  
如雲輕財葉唾初筮建溪三年飲冰其士若民皆日  
尉清廉使文章薦汝辟汝凋敝之邑人畏如虎汝獨  
披襟以當劇繁欲迎潘輿欲大於門規畫之遠夫閱  
之遽晨馳安書夕報函訃病甫數日遂不可支豈迫  
定數抑無良醫橐中蕭然未易歸骨走僕齋糧挈汝

存歿丹旒爛三叢於溪濱行道揮涕况我天倫仲氏  
何罪再隕其嗣捨竹推折琴書散墜天道逶迤當觀  
其終安知遺腹不能充宗吾哀汝母歲晚岑寂汝婦  
汝兒誰拊誰恤吾門子弟佳者豈多今又奪汝悲哉  
奈何汝昔家集飲不知醉今日何為覆酒於地

弟婦方宜人

烏乎昔起部郎麾節迭更命服於飛矣英繡行倚伏  
何常變幻奄忽冢子先夫藁粘繼没人曰西墅後事  
可悲俄表新阡俄啟華振若子若孫冠婚宦學如業  
斯營如烏斯咏里人又曰不忘百年之勤西墅一紀



之孀先緒如綫付託於李偃室甫開滿與將至天乎  
奈何又奪此節歲晚恍然觸緒淒涼傍人寬譬愛女  
順適六親隱憂二豎乘隙七袞非天三命不卑所可  
憾者主喪無兒兩房一孫髡髻杖經每聞哭聲驚呼  
腸熱里有公評賢媛可師媵無怨色主母至戀烏乎  
幼者可長絕者可續獨此吉人長往不復門戶之責  
叢於老夫苟未溘先尚可卹孤

代姪孫在祭祖母

烏年在生三歲阿婆有命伴繼大宗小父敬聽婆意  
小父年盛子多事顧不然痛哉奈何孱弱之質仰婆

鞠育顛蒙之性賴婆教督婆忽蛻去拊在者誰小父  
甫矣世母新發幼稚呱聞者酸鼻天福我家胡慘  
如是童騃無知門戶方屯如以一羽而負千鈞在也  
何恃上天而已乾浮西翁百年積累家有尊老必為  
主持小父之祀豈其餒而有酒在觴有載在祖泣血  
矢詞婆其知否

柳齋陳公

嘉定之季始納鉄槍中外動色猷壘歸疆公獨比之  
侯景姚襄如養鷹虎不噬則颺失令不圖遺患必長  
帥堯公去潰成疽瘡掃眾南吠據楚持揚幾以圖斃

幸而天亡上思公言權尚書即約定之初閩盜披猖  
發於汀湘延及劍潭井邑聚落化為戰場蒼老孩幼  
化為國殤起公於苦蠹鉞輝煌以一書生當萬虎狼  
探巢窮穴蜂蠟斧塘菊除葦蒲封植甘棠由建而洪  
令嚴如霜旰贛兵驕守瓊憲戍駢首伏誅罔敢嘔強  
俄佩玉麟付以江防潤卒失伍勒之茅岡詔援淮泗  
躬履顏行成敗利鈍兵家之常不言全豐但議失光  
公浩然歸袖手深藏既推冰山遂登巖廊以嚴見憚  
以直自將上帝臨之臣無他賜謂葉沙泥迺鎮湖湘  
求解樞柄歸平泉莊力辭畫繡作還政堂君召及門

尹來趣裝自言哀朽不任簪裳屬虜透渡閩接江鄉  
舟中前命賜履福唐野無山越海有胡商疆場解嚴  
騰告老章高興赤松短夢黃梁踰八望九既壽且康  
云何一夕顏山壞梁烏乎吾閩德公百世不忘公不  
爰立莫詰彼蒼或疑殺氣累眉間黃僕曰當罪雖殺  
奚傷所殺頑凶所活善良殺少活多宜介祺祥呂假  
召虎西平汾陽一門貴盛奕葉蕃昌昌不觀公蘭芽  
茁芳僕早親公知公最祥朱絃之直玉尺之方水蘂  
之清缺石之剛遠浙周程近參朱張水心席間北山  
膝傍先天太極內聖外王有體有用施未毫芒悲哉

此事千載渺茫辛亥葉舟獲尾牙橋劇談三日意氣  
慨慷庚申重來過履道坊僕亟走門公不下床第一  
等客僕詎敢當老為詞臣舊學惰荒雖草三制莫酌  
一觴迴首墓陵心折涕滂堂一如生歎此辨香

六二弟

吾翁七子鍾愛在季翁棄諸孤君猶髫髻畫荻而訓  
類有母氏識之無字了瑟憫義粹美之質非由矯勵  
精詣之言不假締繪周選賢能漢拔茂異君獨何為  
罷舉求志一生不屈三紀虞侍盡敬極孝閨門之內  
安行實踐鄉黨之際先緒如綫賴以不墜君趣棲遯

我仕跋扈且耕且讀咏書之味雪案冰硯相對不寐  
掩卷遺忘資君博記下筆麓洩慙君苦思蓋如是者  
二十餘稔每口樂哉家遲講肆我晚賜環與君分袂  
別幾何時間哭中饋常日清談不屑鄙事一旦曠懷  
附同羣碎絕無蒙史鼓缶之意但有安仁悼亡之製哀  
我竊憂之累書寬譬鼓瑤同盡人生危脆中年以後  
不宜幼瘁君有近訊附銅魚使上勸加餐下諷早退  
我感君言始決去計我方景慕漆園傲吏君亦依稀  
柴桑處士所望甚挾帝必余界夫何歸塗或以計至  
猶謂謫傳秋蘭之類既審其然慟絕仆地同產凋零

奪五存二君健且爾我哀矣時外姻內族迎我蕭寺  
獨於其間不見愛弟徐問何恙不疾而逝其於去來  
如屈伸臂彼方外人視此有愧免女尚幼婚嫁都未  
天其或者假我數歲當身以任向平之累烏乎幽室  
將啟小齋永閔有倡誰和有問誰對老人目枯以血  
續淚

方蒙仲祕書

希世之英振古之奇昔有顏賈今無等夷驥奔電走  
鵬怒而飛利燕超越息於天池他人斲白首書癡  
子一過目研與決微及其下筆初不屬思頃刻萬言

如蚤吐絲經緯麗竇肯有錦機人物渺然文不在茲  
今相伏鐵首羅致之磨盾草檄橫槩賦詩江漢告成  
相以 崑拔亡滿朝難得者時衆方彙征子迫瓜期  
願為朝冢摩拊惇嫠俄而報政不俟及期以中祕召  
何來之遲西風吹訃余心之悲邨邨之榮不過一炊  
南柯之夢僅擁一麾事不可料斯人止斯高才妙質  
月旦所推每見子文愧予之哀子今已矣起余者誰  
堂 相若憐才念舊折衷余言用子不究幽明之中  
愧此良友又曰徼物在世難久烏乎此言可以不朽  
子卜新築輪奐甫就與余敞廬隔一簷雷昌不對榮

積疑細剖曷不撰杖精義重加琴亡賞音棋失敵手  
疇者語聞記予身後安知歲晚此事大謬今日何日  
弔孤哭極空踈皆貴庸鄙皆壽而子獨然孰尸其咎  
所可喜者子有隽肖筆勢翻上下馳驟語錯綺繡  
論中業許猶之於泉穿石者溜余嘗評之後來之秀  
岐山鳳去巢長新味謝遲蘭枯其芽復茂子之緒業  
得所付授余既髦及筆如禿帚子愛余文必舉余酒

方教孺纓

在昔兩翁筆規之友遂以伯姊執君箕帚君少幼書  
如獺祭魚頗有賢婉賃椿辟纒嫁戴良女畢向平娶

箱篋細碎君若無預歲晚翁媪子孫擅樂予喜擊解  
俄愴離鸞惟今之士誦黃冊子君獨貫串經傳子史  
汲古最深賦分至慳三奉賢書七上春官兩對集英  
九考選調可以館殿老於祠廟視其所主可觀遠臣  
意一缺庵蕭汲之論抑齋賢弼丘鄉清吏無繼之者  
竟虧一篑然君自立固未嘗忘歲在丙辰因葵孟光  
豫為遺令從朱氏禮自草埋辭用臺卿例君閑甚久  
我歸已遲二叟相對且喜且悲心竊訝君得杜微病  
我有情話君不聽瑩烏乎哀哉年如申公官如鄭虔  
誰實尸之是有命焉檢點親朋百無一二人羨久生

至此奚殊六十餘年繼繼之情持此掬淚以送君行  
意一徐元樞

昔趨桂林假道滕閣公與德潤俱客檢幕未見神交  
既見心孚我虱其間二龍一猪公甲科即最先結綬  
德潤繼之我獨殿後海內推公懿識或心曾不如我  
知公尤深遠相之末緇真貶魏舉世諱談綱常二字  
公因融風苦口開陳朝野傳夸西山隣人相嗔如屋  
久不遷進論建寢廣風節愈峻端平轉局延登細穗  
內諫履畝外沮開邊晉貳百臺首疏三漸對仗執簡  
舉檻請劍上恩舊傳亦禮大臣彼未什位此先乞身

德潤與我去留若異原始要終同一濮議聖度如天  
公去復來適歷二府望拜元台公在上前剛介凝重  
大者昌言小亦微諷

堂無訟有規拂鬚伴食  
心竊恥之卷懷退居上每

自徐某去罕聞外事

我廢十年晚乃見收往來屑，以扇障羞公獨纏繆  
命駕郊勞及其慘違張酒祖道曰吾二人享黃髮期  
傷哉德潤宿草紛披凡今之人立初節易及耄而昏  
遺恨飲愧如公平生無一可疵蒲輪莫致畫繡力辭  
現宰官身具壽者相胡不蟬冠胡不鳩杖烏乎哀哉  
唐有孔戣民服其廉漢有汲黯上憚其嚴別甫決句

奄隔今古國，失死老士無盟主。昔人重誼千里赴，喪公薨我病枕籍。一床定不能臨誅，不能句遙瞻墓陵。薄陳雜來公無恙，時酷喜鄙文。玉樹埋深聞乎不聞。

方聰娃審權

天所靳者壽也，君享大耋之壽為諸老之殿所尤靳者，閑也。君有終身之閑，無一日之忙，而又有先人之薄田舊廬以養高堂，有上世之法書古帖以自娛。人皇汲之，君安之。徐之人戚之感，君怡之。愉之，君雖不能兼人之所有，天獨畀君以人之所無人。若不足君常有餘少，小交君華皓不渝。晚卜菟裘鄰君隱居。

有山可想有溪可漁，風月任時游覽必俱。居既閑關我亦懸車，晤言不數倡和亦疎。數日霜晴桂花芳敷，方謀卜畫酌醴羹蔬。意君鮮健必過草廬，忽以計來賜熱涕濡不聞。屬疾遽至此歎吾徒何所親，爰后生其誰接扶。或者歎君賢如堯夫而未有至街之授，高如君復而不加處士之呼。余謂君所立者表，寧肯較夫區區不映茲鵲靈具吐諸。

季子生母掩坎

母生三子存我一身，拊我溫之誨我諄之。娶婦抱孫脩嘗辛苦譬如寸草，莫報陽春家嚴歲晚持橐掌綸。

留母於京命我歸闕違去慈容未三十旬安書不絕  
遠計忽臻寄最郭西火改穀新甚戀諸幼甚愛六親  
今安往哉再見無因使我至此天乎不仁迺卜吉阡  
迺差良辰迺奉靈輅於此栖神我自封崇衣垢面塵  
獨此一事慰泉下人族戚咸送樽筮具陳淚滴黃泉  
聲徹蒼旻烏乎哀哉

吳茂新侍郎

端平二諫滅孫史魚仁義百篇丹青炳如闕政必規  
廊廟乘輿老姦宿賦笏繫筆誅賢恃宗主惡穢魁渠  
朝野皆曰去非舜俞淳祐二諫斯人之徒首攻親昵

併指佞說左遷而去餞者傾都諸生舉幡好事繪圖  
朝野亦曰茂新而夫局面既更時異事殊帝思兩賢  
召節載塗各據機要聯鑣天衢自昔再入瑕多掩瑜  
前范後鄒既卷復舒田諷雲梯梅刺靈烏公不少阻  
及雷伏蒲世有公議公有諫書洪秀之擢由公吹噓  
秀第一義瘠環癰疽玉音謂公卿往調娛秀頓首曰  
臣死不渝是國巨蠹必拔根株磔墓株蝕驅蛇放菹  
公復於上皆臣之辜持橐未拜襍被與俱一閑十期  
浮沉里閭使輿裝有宅一區親朋來者和汝倡余  
亦或放淚席蕉魚先皇之末詔遣鋒車人謂久鬱



必且疾驅公右選避其來徐、何物奇恙丹艾莫甦  
麟傷魯野龍去禹湖道告新計聞者歎歎嗣聖訪落  
屬意耆儒夏卿之拜僅澤其孤嗟余與公志念素孚  
余晚見收入承明廬故舊寄報率相揶揄衆皆曰貢  
禹之殫孔光之扶古有之矣公獨曰淵明之婦子猷  
之迺子忘之乎敬受此言銘之座隅公為飛仙游中  
物初余迫大耋纒然病餘齋此掬淚瀝於東粵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三十九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百四十

祭文

洪伯魯尚書

嗚呼韓呂遠矣家學世德繼者誰歟惟公一門墮篋  
迭吹喬梓相扶出其毫芒詞垣封駁文德播敷衡尺  
裁量所未及者從旁吹噓昂味酸鹹有不齊者居中  
調娛其進為也世道休明鳳至韶作其退處也吾黨  
寂寞珠去崖枯身雖昂貴而不少腴龜吸鶴軀以骨  
法言具壽者相亦列仙癯意公復出超秉事事樞達  
猷訏謨北風吹計聞之驚呼心折涕濡豈天不弔將

民無祿抑天也夫昔忝末交我如頑礪視公瑾瑜公  
曰後村吾翁之客志念勤渠辛亥傷弓一十暮浮  
沉里閭庚申段絃公扈清蹕余忝安車孰不競進公  
縮五組解以畀余及公子環余以眊衰辭承明廬公  
率群彥張飲賦詩方之二疏歲晚契闊記憶老病形  
之尺書公不慙遺主相嗟吁恩禮絕殊昔置端殿職  
親地禁以待鴻儒爰及本朝膺是選者前蔡後蘇至  
若玉山之洪天目之洪則父子迭居竹帛所載丹青  
所畫僅有絕無門戶方盛雁行鳳毛狨橐虎符夢中  
惠連膝上文度悲將何如昔人千里單鷄束芻哭柩

吊孤我獨累然僵卧一榻眇跛攀拘貧不能賻誅不  
盡哀公其吐諸

吳君謀少卿

衰然之選先朝所重不及十年鮮不尊寵大者登庸  
前呂後宗迨端平初親策晁董天網下罩首得麟鳳  
王立丹墀儀狀秀聳廷紳欽挹奏篇傳誦意一眼高  
闕人多中殿下語余小亦侍從和薰風句第甘泉頌  
夫何貴名昭昭浮議詢詢後三數榜騰上者衆公猶  
郎潛老未上雍晚途景定稍見收用甫金掌升己皇  
華送何進之難何退之勇色夷氣和恬不為動方介

修齡忽成短夢死生大矣夫豈不痛吾聞偉人未易  
搏控非芙蓉城即神清洞伊公之家有丹穴種既苗  
厥考子必繼踵我失良友欲語誰共學誰擊蒙理誰  
折衷扶哀寢門反袂一慟嗚呼哀哉

汪守元春

嗚呼汪公澹乎無欲吏牘如山纔一經目如湯沃雪  
如及破竹鋤治強梗撫綏博獨情偽必察幽闇必燭  
餐墨者革垢玩者肅譁士箝喙黠胥重足或干以私  
未言先慙吾腕可斷筆不可曲包公尹京乖崖治蜀  
惜郡福小材有所局假以歲月一變蒲俗下不負夾

袋之薦上不愧御屏所錄謂天無意亦既畀之如是  
之牧謂天有意何為奪之如是之速凡今仕者非貪  
則酷公清如水有散無蓄豈不疾惡見於筆戮肅殺  
之中常寓生育何志之遠何運之促聞之宰夫饌未  
嘗肉其所嗜者菜羹脫粟食豈少之故抑火攻之毒  
聞公呼醫為之顰蹙煮葎以進公已委篤三號永已  
百身奚贖悲夫鷓鴣一枝依公棲宿來常屏騎語輒  
更僕公賢於繆公文侯吾慙於子思干木痛若人之  
不淑哀吾民之無福例卷不足以返喪俸錢不足以  
潤屋此朱勃之所以尚書雪文淵而優孟之所以不

願為孫叔也悲夫自莆至鉞山重水複我自返不能追逐雖欲勿哭如何勿哭嗚呼哀哉

鄭山長與言

嗚呼華胄遙遙人物所萃君於其間尤其茂異志慕前修口銜清議王咸守闕郇謨哭市戶外屢滿城中紙貴遂矜聲名頗自標置得譽遊學納交善類入事長上稍裏遜悌出先大人必先藐視壯圖闊達如追風驥閭闔玉臺可一蹴至誰實厄之未行而躡里中浮湛澤畔憔悴昨者狂狷狺狺南吠襄蜀幅裂江湖鼎沸竊獨怪君膽寒心悸謂大厦有將顛之勢憂吾

輩無逃生之地余曰自古有死修身以俟魯連蹈海以全節王蠲絕脰以明誼何至若君躁擾如是既而虜退朝野無事余忝召還君復求任嘗約西澗荐君不遂去之數年陟岵終制索長安米執相君勢仰問大鈞俯就近次大成公精舍於此講肄淑衿佩徒飽齏鹽味不知何恙遽爾委蛻豈二豎之作孽抑五窮之為祟歟：閨人荆釵布袂呱：嗣子練裙葛帔丹旒遠歸聊陳薄祭悲夫飛箝之策圖回之志翻瀾之古凌雲之氣竟何為哉百不一試吾為通德惜此才子又為虛齋惜此高第嗚呼哀哉

南林葉寺丞

我昔定交詩境山中又因二君友萬竹翁共燈夜雨  
聯轡春風三賢如龍乘雲騰空留我殿後齒髮豁童  
居誰晤言出安適從萬竹有子象賢亢宗生而秀美  
仕亦顯融入儀振鷺出牧憑熊迺畀琛節五筦之東  
珠犀溢目玉雪持躬在昔正簡謀國清忠何以家為  
臥僧榻終當時比之無樓臺公萬竹既貴營一畝宮  
綿蕪未備戶牖僅通君幹父盡極輪奐工涼臺燠館  
瑣窻綺櫺引泉入池壘石成峰門多謁刺家常宿春  
一膳之珍必與客同雅懷自適宦情遂慵寧奉祠釐

不貪邊功我晚下鄰杖履過蓬蓮社宗雷竹林濤戎  
悲夫積善之家其報必豐誰謂槐潭畢方煽凶頃刻  
延燎百悶青紅豈非所藏奎墨御封至寶之氣射斗  
貫虹六丁下取獻之上穹君富貴人一朝赤窮仲氏  
燔死友愛素隆五鬼二豎內外夾攻古有壯列曠達  
之雄政恐未能什然於胷我興樂卿憂心中忡排闥  
候君立談匆匆忼慷託子聞之耳聾俄而斲棺尋又  
聲鍾慟哭寢門永訣聲容君免精進非昔阿蒙君季  
孔懷汲汲封崇君何往哉遊戲閭蓬洛社蕭疎僅存  
老癯坐無孟公賓鮮權棕覆此一卮聊寫哀恫烏乎

哀哉

丁宋傑

嗚呼宋傑文字有龍泉太阿之光怪而專以鳴其不幸議論有徂丘稷下之辨難而卒喋之不得騁其呵佛罵祖非傲舖糟歎醜非醉譬之水木不使之膏潤灌注而徒激為驚濤駭浪不使之敷榮暢茂而但見其蒼皮黛色烏乎豈造物降才之甚竒而賦命之偶偏乎抑宰物者育才之未弘而拔士之太拘乎元有螢雪一生既不在身又不在子子元暉丹青百奏宜十世宥而澤不及嗣乎烏乎余於宋傑忝親且舊每

隣類狂顛相歲祿靜以寧神默以養壽余雖苦口君拒不受尚憶鮮健把論文酒曾謂變成如屈伸肘傷哭寢門君共聞否

族兄寺丞

烏乎昔太史公與大金紫一傳文肅及先君子再世同登聯芳趾美桂籍翩々棣華韡々士林皆曰蒲之劉氏文肅之後象賢禹時入而結綬朝譽甚躋出而剖符郡最可紀泉漳二牧中壽而兄獨殿後黃髮之兒齒少也奏賦貴洛陽紙老不輟吟得晚唐體寢鐔津麾佚通德里封植松檟恭敬桑梓一觴一詠某丘

某水中閨禍福相為倚伏兩郎英邁爭驚雋規云何  
不淑玉折璧毀兄能齊一彭殤生死教育二離眉宇  
肖似近為長孫行親迎禮花燭之夕合族告禱紳珮  
雲集一一倒屣主極殷勤賓皆燕喜書雲之且未雞  
鳴起頻宮盍簪兄先至止世有儒仙兄無乃是曾不  
崇朝小愆變理晨叩寢門已矣釘矣丘嫂齊年和鳴  
終始離鸞之痛何以堪此嗟我於兄小三歲爾蚤各  
着鞭晚俱納履踰八望九雪毫生耳我哀須扶羨兄  
拜跪孰云委蛻僅一彈指襄陽耆舊零落無幾慟哭  
總惟萼鯽薄菲精爽如在必歆此誄嗚乎哀哉

陳同直

嗚乎過江名相推六梅翁攷其平生純誠清忠厥後  
易名同小中公是生賢相連翩顯融榮陽復齋為宋  
儒宗克齋典型有父凡風鶴山銘座筆妙墨濃再傳  
至君孝友謙冲掃綺紉習策瑩雪功凡今貴胄捷徑  
躡蹠其官已窮其齒尚童君獨不然矯知冥鴻閉閤  
三紀巷寂庭空非世捨我君不求通君朝起隱門有  
追鋒姻朋交慶君無喜容鵠行再遷向用方隆衆期  
對班拭目囊封必與起部相為長雄奈何一夕不疾  
而終嗚乎昔正猷公友先太史金蘭之好四世於此

我晚乞骸念君掃軌嘗約節齋合辭荐穉厄酒感君  
苦言在耳書筒道我情話滿紙忽聞遠計失聲彈指  
我有息女嬪君賢子逮事尊章二十餘稷晚抱奇恙  
不分生死君尤拊憐弗責婦禮子解銅墨苴麻跣趾  
扶柩還里鄉喪善人朝失髦士追記疇昔飲君潭第  
安知今日哭君蕭寺本親咸集呼君不起我髮如霜  
我淚如水烏乎哀哉

李良翁禮部

烏乎先大君子為鄉先生口講指畫多所作成余方  
弱冠狂談驚座此老獨口出逼我至必倒屣游許

執鞭相期甚遠見其子焉君趨而過眉宇英邁儵然  
澤睥不類貴介即之甚溫叩之不窮與阿戎語過於  
乃翁具和可餐其醇可飲德性如玉文字如錦小而  
賦詠意正辭葩大而典冊崇雅出哇五十年間九幾  
離合余補頭融荐之束閣晚忝冬卿拜疎公車稽首  
遜君曰臣不如余先納履君亦上節脫離池龍栖息  
巢穴向來同隊存者星稀登高四望高塚纍君既  
踰七余遂望九蟬冕衰衣不如卮酒即履道宅前疏  
荷塘乃作離榭在水中中央涓告落成花朝月夕擬携  
浴英為不速客君少清羸晚更康強淫末之恙得於



衡湘步履微艱神氣猶旺見者皆云此壽者相安知  
變滅如電電然君再來人畢塵中緣播華來迎歸路  
歷々非芙蓉城印旃檀國余獨何為嗚咽涕洟而今  
而後遼鶴交飛余問誰答余倡誰和誰祛余惑誰規  
余過嗚呼哀哉中饋之賢無愧梁鴻二惠之爽不數  
儼終泛觀人世蓋多缺陷惟君平生無一遺憾夙昔  
載醪來訪予雲今思此會如訣故人當日酌酒君未  
嘗醉今舉子觴乃覆于地嗚呼哀哉

又祖奠

昔與子別執手纏綆弩力強飯以俟再見今與子別

子掣手去哭咽悲呼不反顧子於親朋尤篤風誼  
奈何一旦少情如是悲夫何辜于天儼然白首奪我  
書眼又奪我友傷如之何與子永訣吾涕已枯所滴  
者血嗚呼哀哉

又墓祭

嗚呼古之人有素車白馬千里會葬者不以遠憚行  
也龔勝八十餘卒有老父來弔曰嗟乎龔生竟天天  
年不以老廢禮也嗟余與子異體同心昔者表車出  
里門而余不能祖奠今者玉樹埋土中而余不能臨  
穴佳城非遠於千里余年未耄於老父嗚呼天罰我

行林外集  
與石堂  
音我使我不盡朋友之誼而負幽明之愧豈非人  
世之至痛乎嗚呼千秋萬古與子別矣不腆尊鄣侑  
以哀誄

陳光仲常卿

嗚呼昔與長君甫冠從師君方髮髦秀出群兒長君  
天闊理不可推咸曰少君陳氏白眉精神滿腹科名  
摘髭我使南粵聞君進為允今官報斬墀君朝  
冠豸夕已拂衣出處大致莫之磷緇龍節虎符羊城  
鰲溪余稍過合詞振經帷每侍宴間前執後推擢守  
鄱陽方擁旌旗彼讒罔極一招一麾晚建琛臺冰蘖

自持每哀賈胡輕生蹈危探珠驪頰命懸髮絲強買  
乾沒一不忽施航粟至蒲叩戶賑饑亦散囊裝惠及  
博粲上園舊人銀信喚歸樂御之拜跬步論思無論  
嚴徐列之夷夔止則尼之衡泌棲遲畦花種柳闢圃  
浚池五子諸孫簪紱累累婿亦朱轡炳乎相輝人之  
常情鮮不顧私君子倫紀一念愛茲晚折田廬及分  
財貲視兄孤幼與子等夷可厚風俗可示訓詞彼有  
南董史傳遂碑嗚呼少卿親狎至于旋期余病消縮  
如支牀龜君若龍鸞不可鬻羈曾謂斯人而至于斯  
余開九秩龍鍾支離昔同學子逝不可追翁與君

各踰古希歲行甫周天併奪之而今而後日夕花時  
余唱余言和答者誰慟哭寢門孰知余悲

趙閩宰

嗚呼我與君交非一朝夕早相友善晚尤親密聞嘗  
語君吾已還笄舍下兒女婚嫁漸畢獨念渙也甚醇  
且嫡僕忝法從渙承京秩既突而弁尚未授室君有  
長姜備女四德以門閥論豈非速匹君慨然諾傾倒  
肝鬲吾儕一語堅如金石問名納采不俟終日百乘  
來迎訪別蓬華預定佳期喜見玉色云福距莆僅一  
葦隔吾自送女不頃來逆閩春之末詢之龜筮走僕

拜箋請君漏吉信宿潛返傳惡消息君健如虎初不  
聞疾不料若人如是奄忽道路驚怪吏民嗟惜不親  
者悲何況媼戚聞君瀕危區畫纖悉無一語琴如善  
知識君有主孟今之內則於君治命歷々記憶盟不  
可寒言不可食託君介弟強相寬什事已至此徒毀  
無益古今婚媼叅用禮律反經合權詎宜執一標梅  
之義時不容失主孟寄聲少寬勿迫女遭巨變累然  
哀瘠卒哭始筭方任沐櫛夏奠羔雁秋諧琴瑟又言  
門戶須人扶植愛女如命橐裝篋寔視婚如子拊存  
訓飭悲夫昨迎丹旌今弔素韞九十翁耄育不能出

淚如經縻來不可拭  
誅不盡哀澗研枯筆  
君未嘗亡歌此蕁腳

甫田謝丞

琴堂虛席人望而畏  
承以次攝服勞踰歲  
內持冰蘖不慕榮利  
外無旒蠟以求諛媚  
蓋獲乎下者未必獲  
乎上不屈于理者常  
見屈于勢故嘗裹章  
服抱膝印詣告而未  
遂暮春改旦忽枉車  
騎情辭繾綣若余心  
語口豈具厭五斗之  
祿有三徑之志曾聞  
君委蛻嗚呼人生如  
是危脆君則已矣然

第35439号

平成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3

図書館

34

後村先生大全集之百四十終

後村先生大全集

貝石堂



